



我是邻居 真爱粉

林漓 / 著

如果他是千年·冰山，
她就是玫瑰·冰山的
战斗机。



梁小青最大的优越感：

**颜值高，身材好，
还是大明星**

可面对闷骚系冷男，

却惨遭嫌弃？

唯有低V吊带裙
才可攻坚



“不要穿个吊带裙
走来走去，碍眼。”



“有本事你别看。”

本年度最不可思议的女神**真爱粉**
且看女神如何变成邻居的**真爱粉**

我是邻居 真爱米粉

林燕
|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我是邻居真爱粉 / 林蔭著. —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8788-0

I. ①我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40469 号

书 名	我是邻居真爱粉
作 者	林 蔭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 策 划	花火工作室
责任 编 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字 编 辑	黄 欢 胡 蓉
封面 设 计	刘芳英
出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集 团 地 址	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集 团 网 址	http://www.ppm.cn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	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mm×1230 mm 1/32
字 数	170 千字
印 张	9
版 次	2015 年 11 月第 1 版,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8788-0
定 价	24.8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目 录

CONTENTS

- ☆ 第一章 妖精在人间 /001
- ☆ 第二章 分裂和分离 /019
- ☆ 第三章 偷偷亲一口 /036
- ☆ 第四章 印象西湖月 /050
- ☆ 第五章 中医不靠谱 /067
- ☆ 第六章 暧昧进行时 /088
- ☆ 第七章 七夕节来到 /105
- ☆ 第八章 无辜背黑锅 /120
- ☆ 第九章 上辈子爱你 /138

A black and white illustration of a young girl with long, dark, wavy hair, wearing a headband with a small flower. She is standing and looking down at a small cat. The cat is sitting and looking up at her. The girl is wearing a short-sleeved dress with a floral pattern. The cat is a Siamese-style cat with dark points.

目 录

CONTENTS

- ✧ 第十章 搞砸中秋宴 /156
- ✧ 第十一章 桂花落纷纷 /171
- ✧ 第十二章 回忆会说话 /183
- ✧ 第十三章 思念的苦味 /200
- ✧ 第十四章 黑暗里有光 /218
- ✧ 第十五章 花样秀恩爱 /235
- ✧ 第十六章 恋爱大过天 /254
- ✧ 第十七章 尾声 /272
- ✧ 小剧场 /274
- ✧ 后记 /279



夜里九点五十九分，梁小青躺在床上辗转反侧。

十点整，那个奇怪的声音准时响起。

咚，咚咚，咚，咚咚咚——

节奏骤然加快，和她心跳的速度趋于一致。

她蒙上被子，只露出一双眼睛，偷偷地观察着这个房间。声音好像来自四面八方，要把她包围似的。

她在黑暗中摸索，找到耳机，试图用听歌来击退内心的恐惧。可是她的注意力完全不在音乐上，那个声音依然清晰，混着不知从何处传来的飞禽的哀鸣和越加强烈的风声，让她想不害怕都难。

忘了时间过去了多久，她终于受不了了，扯掉耳机，一下子坐起来，硬着头皮，壮着胆子走了出去。不管是人是鬼，都放马过来吧，她倒要看看，是什么东西在作祟。

这幢隐于山间的粉墙黛瓦民宅并不归梁小青所有，至于她为什么会住进来，说来话长。

圣诞节后，话剧团张罗着全国巡演，她是团里新来的话剧演员，毕业前就被团长选中了，这让很多至今都没找到工作的同学羡慕不已。可惜她不争气，第一次跟团演出就受伤了，剧中需要大量的舞蹈表演，可她力不

从心，只能暂时休养。

伤筋动骨一百天，她心急，伤好得差不多了就赶紧回团里报到，得到的却是被辞退的消息。当时她就傻了，团长也不跟她绕弯子，直接说：“你的表演和舞蹈确实无懈可击，包括你的形象和气质完全具备了一个优秀话剧演员的潜质，但你在巡演期间受伤，团里不能等你，所以另外聘请了新人。对不起了，梁小青，我们也是迫不得已，以你的条件，另谋高就应该不是难事。你放心，我已经通知了财务，过几天工资就能到账。”

梁小青很快从团长对她的褒奖中挑拣出重点词汇，聘请新人？

所以她……被人替代了？

也怪她倒霉，这位新人的来头不小，一心要进话剧团，可团里每年招新有限，偏偏她赶在这个时候受伤，就这样被人钻了空子。

梁小青不是婆婆妈妈的人，隔天收到银行短信，看到还算丰厚的工资，再回想团长那句意味深长的“迫不得已”，也只好认栽了。

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梁小青在家消沉数日，远在杭州的姑妈听说了她的困境，顺理成章地邀请她来杭州工作。姑妈一生致力于艺术事业，十年前出资在杭州开办了一家剧团，规模不算大，对梁小青而言却是一个不错的去处。虽然杭州与家乡相隔甚远，但与姑妈多年未见，她也不禁有些想念。再三思量后，她倒乐得前往，帮姑妈排忧解难。

于是，她坐上了南下的火车。

小时候爸妈工作忙，就把梁小青送到杭州姑妈家寄养，六岁才被接回家，于她而言，姑妈给予的呵护丝毫不逊于母爱。而杭州这座城市，即使阔别已久，她也依然不觉得陌生。幼时记忆朦胧，但长大后她就对杭州牵肠挂肚，好像这里才是她真正的家乡。

重返杭城对她来说就像回家一样。

姑妈平时为话剧团操劳，四十多岁了还没结婚。平时忙着排练，很少回家，有时候干脆就住在话剧团，所以姑妈那龙井村的房子一空就是十来天。梁小青到的时候屋子里落满了灰，门上还贴着缴水电费的字条，多亏

了她，这栋宅院才有了一丝烟火气。

龙井村的名声来自龙井茶，这里家家户户种茶，春天采茶，一年四季卖茶。烟花三月，正是江南好时节，杭州被一层新绿笼罩着，再过一些时日村民就要开始采摘一年一度的明前茶了。本以为会在这里度过一段惬意安然的时光，没想到住进来的第一晚，她的美梦就破碎了。

那天晚饭后姑妈临时有事去了一趟话剧团，她也不知道哪根弦搭错了，心血来潮想要看电影，选来选去还选中了一部恐怖片。等她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晚了，影片悬念迭生，她就那么心惊胆战地把片子给看完了。

她合上电脑，心有余悸，钻进卫生间洗漱，却在这时听到了一串奇怪的响声。时而有序，时而杂乱，和电影中凶手出现时发出的暗号契合一致，她面对镜子里一脸牙膏沫的自己，吓得“哇”的一声跑进卧室缩进了被子里。

恐怖片的影响散去后，冷静下来的梁小青便仔细分析声音的源头，无奈也只是分析，她可不敢深更半夜出去探寻罪魁祸首。可是这声音每晚都有，搅得她想睡却睡不着。再这么忍下去，她非精神衰弱不可，于是只能硬着头皮往上冲了。鬼神传说什么的不都是吓唬小孩子的吗？她是大人，还会怕那些东西？

月黑风高，梁小青抄起一把铁锹，哆哆嗦嗦地站在天井中静静地听，之后她循声迈着小碎步来到了邻居家门口，声音就是从里面传出来的。她拾级而上，腰门半敞，正门上方悬挂着两盏红彤彤的灯笼，映着匾额“橘井堂”三个字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时候看到红灯笼，她不由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

她在门口踟蹰，终于下定决心敲门，手刚放在门扉上，门却“嘎吱”一声，开了。与此同时，她全身的汗毛也竖了起来，僵在原地，一动也不敢动，这个时候反悔跑回家还来得及吗？

就在这时，奇怪的声音忽然消失了。

暗夜寂静，龙井村又恢复了往常的静谧与安宁，只能听到树丛中传来的窸窣声，有虫儿躲在那里。梁小青咽了一口口水，忽略了周遭的声响，

而心跳声却异常清晰。她紧紧地攥着铁锹杆，掌心渗出了冷汗。

老实说，她真的很害怕。

虽然都说这世上不存在妖魔鬼怪，但她还是怕。

梁小青从小免疫力就不是很好，身边的朋友们发烧感冒的次数屈指可数，对她来说却是家常便饭。

有一年端午节，爸爸妈妈带她去市郊北遇河踏青采艾叶，下午回来她就高烧不退，什么缘由都没有。亲戚中有一位见多识广的阿姨，听说这件事后到她家送了几包退烧药，无意间提起北遇河那一带在抗战时牺牲了很多战士，遍布着一些肉眼看不到的细菌，小孩子抵抗力差，难免感染。

话虽这么说，那其他人怎么一点事都没有？

看不见的大概不仅仅是细菌吧？

青砖铺地的天井被屋内的灯光映得通亮，正中央有一口小井，井旁放着一把藤椅和一张茶桌，这么闲适的住所让她一时之间忘了害怕。她鼓起勇气透过门缝向内张望，可她的视线范围内一个人都没有。

突然，一道白影挡住了她的视线，她什么都看不到了。

白影动了动，她抬起头，恍惚间看到了一只人的眼睛……几乎是下意识的，她紧闭双眼喊出了声：“啊啊啊啊啊！”

许斯年不紧不慢地迈过门槛走了出来，非常郁闷地看着这个只穿着一件吊带睡衣的女人，她的尖叫声似乎没有要停的意思。他低头确认了一下时间，极不耐烦地向前一步，伸手捂住了她的嘴。

梁小青觉得这种情况一定是被人下了迷药，不知道这人到底劫财还是劫色，劫财的话倒无所谓，钱乃身外之物，没了就没了，要是劫色……她越想越怕，突然懊恼为什么大半夜要出来找该死的声源，按理说像她这么怕黑的人平时是绝不会轻举妄动的，天妒红颜啊！

她就这样沉浸在胡思乱想的世界里，直到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她耳畔响起：“现在是晚上十点半，你这么喊容易把狼招来。”

梁小青这才意识到事情并没有按照她想象的剧情发展，她慢慢地睁开

眼睛，一阵春风拂过对面的竹林，渐渐地，她看清了眼前人的轮廓，随之嗅到了弥漫在空气里的幽幽药香。男人穿着整洁无瑕的白衬衫，经典简洁的九分裤搭配着亚麻布鞋，如果不是他单手捧着一只捣药罐，这身装扮绝对能登上时尚杂志的今春重点推荐。

视线缓慢上移，梁小青微微一愣，她有些词穷，脑海里只蹦出两个字——真好看。

嗯……原谅她数学不怎么好……

她的目光直勾勾地在男人身上打转，除了那张精致漂亮的脸，最让她为之动容的是他的气场。在竹叶簌簌的山林中，他一身仙意，俨然是广袖白衣的谪仙下凡，她从未见过哪个男人的气场像他这般超凡脱俗。

借着红灯笼的暧昧光晕，许斯年也看清了梁小青的容貌，电光石火间他的眼底有一抹流光溢彩的东西转瞬即逝。见她安静下来，他把手从她的嘴上拿开，视线慢慢地停在了被她横在身前的铁锹上，清冽的眸子里写满了问号。

也对，夜深人静，一个穿着性感睡衣的美女抱着一把铁锹站在自家门口，任谁看了都要皱眉疑惑的吧。

帅哥这种物种，梁小青见多了，身为艺术生，身边都是俊男美女，所以她比一般花痴略微高了那么一点点档次，她怎么可能因为对方长得好看就暴露自己怕黑怕鬼的事实呢？

原则不能抛，形象不能倒。

确定面前的人无害后，梁小青一秒钟恢复冷艳本色，嫌弃地丢开铁锹，双臂抱胸与许斯年面对面站着，不满地说：“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，我的尖叫没有把狼招来，但是……”她睡眠不足，怒火中烧，伸出手指直接戳在他身上，“你家里传出来的怪动静把我招来了，我已经好几天没睡着觉了！”

许斯年面无表情地看着她，半晌，低头瞟了一眼戳他的纤纤玉指，嫌弃地后退一步，并用手背轻轻地拂了拂被她碰过的地方，开口道：“什么

怪动静？”

不会吧……难道这种声音只有她听得到？

太恐怖了！简直和电影里的情节如出一辙呀！

从震惊中回过神来，她勉为其难地学了几声：“这个声音，你没听过？”

听完她有模有样的现场模仿，许斯年的嘴角扬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。

与其说是微笑，不如说是嘲笑更恰当一些。

他不紧不慢地把捣药罐拿到梁小青面前，握住捣药杵，一下，咚，两下，咚咚，三下，咚咚咚——

梁小青只觉内心崩溃。

杭州许家是远近闻名的杏林世家，橘井与泉香两间百年药堂，一间设于闹市，一间隐于山林，药堂免费提供药茶，把脉亦分文不收。许斯年从中医药大学毕业后就接管了橘井堂的生意，药堂学徒众多，但捣药等琐事一概由他亲力亲为。因捣药罐材质特殊，捣药杵撞击罐底会发出清晰的碰撞声，加上与梁小青的卧室仅一墙之隔，所以听起来格外清楚。

据许斯年所知，隔壁住着一位年逾四十的女人，十天半个月也不回来一趟，宅院一空数日，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住进来了一位疑神疑鬼的新邻居。

他停下捣药的动作，对新邻居说：“我想，你所说的怪动静可能就是这个。”

梁小青哑然，竟然是……捣药声。

丢死人了，她竟然因为捣药声连续好几天失眠。

她的脸臊得通红，幸亏是晚上，有红灯笼掩护，所以她才不显得那么尴尬。她强颜欢笑，睁眼说瞎话：“呃……不是，看来我搞错了。”说完就要溜之大吉，却没注意脚下的台阶，直接踩空，险些摔在地上。

死鸭子嘴硬，许斯年忍俊不禁，忍不住叫她：“哎。”

她站稳后转身，撩开散在胸前的长发，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：“干吗？”

许斯年捡起铁锹冲她晃了晃，似笑非笑地说：“你可能小脑不发达，

这个用来做拐杖刚刚好。”

他说她小脑不发达！

这么简单粗暴地说出来，真的对得起那么好看的一张脸？

一股无名的怒火在胸口燃烧，梁小青皮笑肉不笑地从牙缝里挤出一句“不需要”，然后匆匆离开了让她颜面扫地的橘井堂。

想象力丰富也是罪过，回家平躺在床上，她真是被自己的联想能力感动到哭。梁小青啊梁小青，你要不要这么大惊小怪，那不过是捣药声嘛，竟然被你联想成只有被害人才能听到的凶手放出的暗号。以后别做话剧演员了，干脆跟着剧团张姐转型当编剧算了。

她懊恼不已，二十多年千辛万苦塑造的高贵冷艳范儿一朝毁于人前，好在是和她的人生毫不相关的人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她努力说服自己，就这样在自我催眠中睡着了。

让梁小青深感意外的是，这件事过后，晚上的捣药声就彻底消失了，往后她夜夜无梦，一觉到天明。

星期天，她站在窗边看着橘井堂门前停着的豪车，不由得感叹有钱人的世界她不懂，放着效率高的各大医院门诊不去看，却来山林中排队等号脉，伴随而来的还有一大袋子的中药，她光闻一闻就受不了，更别说吃了。

“看什么呢？”姑姑见她这么聚精会神，有些好奇。

梁小青挽住姑姑的胳膊：“药堂啊，没想到生意能这么好。”

“怎么说也是百年老字号，这可不是白担的虚名，许家是真的有本事。”

梁小青一边听姑妈讲许家在中医学方面是多么有造诣，一边在心里抱怨：中医大夫怎么了？杏林世家怎么了？大夫就可以随便说人家小脑不发达吗？她可是学舞蹈表演出身的，练一字马、单腿站立是基本功好吗？

姑妈还没说完就接了一个电话，拿起衣服走向玄关：“小青啊，你要是没什么事就帮我把碗刷了，我去一趟话剧团。”

“好啦！”梁小青答应得痛快，姑姑刚走，她就把碗筷收拾进了厨房，却没想到衣服挂到了桌角，一个没站稳，手里的碗筷“刺溜”一下飞了出去，

落在地上，“咔嚓”一声，顷刻间摔成了四分五裂的碎片。

她看着一地残骸莫名有些心虚，这……

难道她……

真的小脑不发达？

听姑妈说许家是杭州有名的杏林世家，世代从医，坐落在旁边的橘井堂现在正由许老夫的孙子打理，也就是那天晚上她遇到的男人——许斯年。

“许斯年，许斯年……”她念叨着这个名字，把地上的碎片一一捡起，咬牙切齿地嘀咕，“你才小脑不发达！”

“阿嚏！”正在橘井堂给人号脉的许大夫突然打了一个喷嚏。

……

一定是有人在想他。

许斯年注重养生，从小到大遵循早睡早起的良好作息习惯，十一点之前必定入睡，熬夜的次数少之又少。梁小青恰恰相反，工作日还好，排练紧张，演出频繁，回家就收拾了睡，可是卸了妆洗过澡也已经快十二点了，到了休息日她就更过分了，完全变成了昼伏夜出的动物，昼夜颠倒。

两个作息时间不同的人，完全不在同一个次元，即便是邻居也很难碰面，更何况梁小青每见到许斯年都像老鼠见了猫，能躲则躲，像这种目睹她出糗的人，她恨不得和他永生不再相见。

像梁小青这种女孩子是典型的外表高冷实则软妹的代表，陌生人对她的评价一般是女神、高冷、不好相处，但真正熟悉了就会发现，她不是女神，而是女神经，高冷也只是假装的，实际上她很热情，做一个中肯的总结，真实的她就是呆萌二货女。

为了掩饰这种呆萌和二货的一面，她竭力摆出高冷姿态，以至于她的同学们都在私下抱怨她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冰山美女，目中无人，从不把人放在眼里，对人冷漠疏离等等，于是从小学到大学一旦有人提到“梁小青”这个名字，大家的脑海里都会不约而同地浮现出一个词——难搞。

可是那又怎样？骨子里慢热的人就是没办法一上来就跟人热络啊，想和陌生人主动说些开场白的时候就是要酝酿很久才能说出口啊，一边说一边还要担心对方会不会不理她。

其实她也不是故意装高冷的，只是日常的表现给她打上了标签，想摘的时候已经摘不掉了。再者高冷也没什么不好的，免去了很多不必要的打扰，生活清静，朋友们都是交心知己，少了寒暄和毫无意义的热闹。那就一直这样好了，免得被不相干的人看到她二货的一面。

可许斯年完全不按套路出牌，就那么被他看穿了，那似笑非笑的神情足以说明她给他留下了怎样的印象。噩梦啊，简直是噩梦！除了在大学课堂上把某本著作的作者名说错了以外，她就再没在人前这么丢过人，起因还是捣药声。

梁小青默默哀号，暗自发誓不要和许斯年再有任何交集，可偏偏天不遂人愿，怕什么来什么。

再和许斯年打交道是在一场春雨之后，烟雨江南，山中雾气氤氲，仿佛人间仙境。

气温持续回升，嗜裙狂魔梁小青早早地穿上了裙子。难得排练提前结束，她就到附近商场逛了逛，看到春装五折的招牌便血拼一场，心满意足地乘车回家。谁料人算不如天算，完美的一天在出租车熄火时终结，车子停在下满觉陇，司机下去鼓捣了半天，最后只好表示歉意，无奈她只得拎着大包小包的购物袋下车。

绵绵细雨落在她的身上，斜斜密密，伴随着料峭春风，让她不禁打了个寒战。

山路上空荡荡的，远处山坡上升起了水雾，整座山林被雨水洗涤，含苞的花骨朵与抽了芽的嫩柳在风中摇曳。她站在山路旁等待有车经过捎她一程，却迟迟不见车影，狭长又蜿蜒的山路上空无一人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一辆灰蓝 Ford 从远处驶来，她欣喜若狂，伸手拦车，踩着高跟鞋就迎了上去，车子缓缓停在她身边，满是雨痕的车窗慢慢下滑，

坐在驾驶座上的人竟然是许斯年。

她的笑容一下子就僵住了，她移开目光，嫌弃地说：“怎么是你啊？”

许斯年也顿感好笑：“那你希望是谁？”

窗外小雨淅沥，他看她头发湿漉漉的，又穿得那么单薄，手上还提着一袋又一袋新买的衣服，理所当然地询问：“一个人？不如我捎你回去？”

谁说她一个人了？

因着这三个字，梁小青打消了搭顺风车的念头，脱口而出：“不用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等朋友。”

不作死就不会死说的就是她这种人，她在杭州哪里有什么朋友，加入剧团这么久，前前后后也才认识七八个人。

许斯年露出一副“那就没办法”的表情，说：“那我先走了。”又抬头望了一眼阴霾的天空，“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，你朋友靠不靠谱啊？”

梁小青懒得理他，盯着足尖嘟囔：“反正比你靠谱。”

许斯年笑而不语，升起车窗，从她身边绝尘而去。

她眼睁睁看他的车消失在山路尽头，忽然有些后悔。这人可真是的，你倒是让一让啊！你一让我不就上车了吗？问一遍哪够啊，不知道有一种礼貌叫客气吗？

正当她怨念深重时，雨势骤然加急，许斯年可真是乌鸦嘴。

天色向晚，因阴郁的天气显得更加晦暗，云层压得很低，逼得人透不过气。许斯年走后再没有第二辆车经过，梁小青只好精疲力竭地往家走。大上坡，高跟鞋磨得她脚踝生疼。她向四周看看，一个人也没有，她干脆把鞋脱了，就这么光着脚丫子走了几百米。前方突然传来一串鸣笛声，她下意识地向右避让。待车子驶近，竟在她面前停了下来，她定睛细看，又是许斯年。

他探出头来，正色道：“天气不好，你朋友大概要迟到了，给他打个电话让他别来了。我送你回去，正好顺路。”说着掉头，把车稳稳地停在了她身边。他伸臂打开车门，不容置疑地命令，“上车。”

车厢内铺着毛茸茸的车毯，梁小青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脏兮兮的脚丫，不好意思就这么上车。

真是的，刚才脱什么鞋啊！

许斯年顺着她的目光看去，顿时了然。他把毯子收起来，从收纳箱里翻出一本杂志，打开平铺在车里，多余的话一个字也没说，一切尽在不言中了。

梁小青羞赧不已，心里扭捏得要死，却硬撑着大大方方地上了车。她表面上波澜不惊，好像没什么大不了，两只脚却蹭来蹭去，极度慌乱不安。

她把购物袋一股脑丢在了车后座上，唯独留下自己的挎包。包包拉链上挂着一枚小巧的蓝琉璃药师如来坠子，刚才被雨水打湿了，此时她正用手把它擦干净，宝贝极了。于是许斯年就多看了两眼。

这坠子的来历梁小青已记不得了，只知道自己从小体质就不好，妈妈说药师如来保佑众生无病无灾，她便一直带在身边，不曾摘过。

不得不感慨，每次遇到许斯年她都异常窘迫，除了丢人还是丢人，这辈子她竭力塑造的冷艳气场在他面前彻底坍塌，这个人突然出现在她的生命里，简直就是一颗重磅炸弹，一定没什么好事。

许斯年翻出毛巾给她：“擦擦头发，小心感冒。”

“谢谢。”该客气还是要客气一下。

她脱掉发卡，一头乌黑浓密的长发如瀑倾泻，把头发拢到一侧，用绵软的毛巾覆住，轻轻散开，再慢慢擦干。被雨水打湿的发梢滑落一滴滴水珠，落在她的肩头，渐渐洇开，薄荷绿的坎袖V领连衣裙在清新的空气中越显青翠。裙子的领口开得很大，傲人的身材玲珑可见。她坐在车里，连衣裙的长度在大腿的二分之一处，衬得一双修长白皙的美腿性感魅惑。

许斯年却极其不解风情，在这个时候说：“别把头发掉我车里。”

梁小青擦头发的动作骤停，这个人是不是对女人一向如此？也太没情调了！

她一边腹诽，一边强颜欢笑地说：“你放心，我发质好得很。”

许斯年扫视了一下她的脚边，对她的话不置可否，而后专心开车，途中再没跟她说过一句话。

梁小青自然也没话跟他说，只盼着快点到家，免去和他独处的尴尬，想着想着就靠在窗玻璃上出了神。她怔怔地看着不停倒退的风景，窗外的树木郁郁葱葱，这情景好像在哪里见过。从小到大最让她感到困惑的就是时而出现在脑海里的那份“似曾相识”，这种感觉追根溯源却找不到缘由，她只好把它归咎于幼年在杭州生活时残存在脑海里的记忆碎片。

在她对着窗外山林想着心事的时候，许斯年的视线也悄然地移到了她的身上。他屏住呼吸静静地打量着她，浑然不知前方不远处路面高突，待他重新目视前方时已经晚了。车子猛烈颠簸了一下，致使梁小青的脑袋结实实地撞在了玻璃上，疼得她龇牙咧嘴。

她愤恨地扭过头：“许大夫，你故意……”

“的”字还没说出口，她就接连打了好几个喷嚏。

许斯年对这莫须有的罪名也不辩解，忍着笑意把纸巾盒递给她：“穿这么少不冷吗？”

“要你管。”她嘀咕，未经同意就把那条刚刚擦过头发的毛巾用来擦脚心的泥水。

许斯年对她的满满恶意默不作声，不仅没有脾气，反而觉得有趣。

他略微沉吟：“前段时间我接待了一位骨刺患者，来我这里做针灸辅助治疗，不到四十岁双腿就不敢回弯了，蹲不下，走不动，稍一活动就疼，不活动病情只会越来越严重。她呢，就是年轻的时候穿衣不分季节，落下了病根。”

梁小青被他唬住了，穿好鞋子，抬起头眼巴巴地瞅着他，等待下文。他却停在最关键的部分，并没有继续说下去的打算。她只好追问：“那能治好吗？”

“治？不得这个病多好，连治都不用治。”许斯年说着，不动声色地开了车里的空调，温度慢慢上升，车厢里暖融融的，只是这么一个微小的